

直播打赏成为一种准赌博，礼物为赌资，主播为庄家，规则由平台制定

在网络直播间，主播用假惨、审丑、央求甚至贬低等方式赚取礼物的现象并不鲜见

“如果想对某个人送礼，可以将钱直接打赏给某个主播，再由直播主体提现，完成资金转移，直播平台可能成为行贿的温床。”

文 | 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王劲玉 李紫薇

网络直播已经成为许多人社交、生活的一部分。根据第4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，截至2020年3月，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.6亿，较2018年增长1.63亿，占网民整体的62%。网络直播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也是部分从业者的主要生活方式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网络直播中，为获得打赏，主播开竞猜局引导粉丝“下注”、相互比拼所获礼物、无下限互动、卖假惨进行网络乞讨进而获得礼物等乱象层出不穷，一些有违公序良俗的直播方式被直播平台默认甚至鼓励，被观众所接受和习惯，亟需引起警惕。

准赌博：“下注”、“争榜”、惩罚，吊足粉丝胃口

记者调查发现，依托网络直播平台设计的游戏规则，直播打赏成为一种准赌博，礼物为赌资，主播为庄家，规则由平台制定。

“下注”。直接“下注”行为多发生在网络游戏直播和直播PK环节中。

游戏直播是网络直播中用户规模最大的直播形式之一，用户规模达2.6亿。“在斗鱼、B站等平台上，主播可直接在直播页面上‘开盘’”，喜欢看游戏直播的在校大学生王旭说，进入“盘口”，观众可以用虚拟货币“下注”，押游戏中能否杀够多少人头或猜赢家，猜中则下注的虚拟货币翻番，反之被另一方赢走。

记者了解到，在游戏直播中，与单纯用钱购买的礼物不同，观众主要通过积累观看时长、参与互动等方式获得下注所用的虚拟货币，也可直接购买，平台的签约主播可将这类虚拟货币提现。除在平台上“开盘”，一些主播还建立微信粉丝赌博群，或在直播页面上放置博彩网站的二维码，将“准赌博”延伸到社交媒体和博彩网站中进行“真赌博”。

在网络直播PK中，规定时间内，粉丝送出礼物，收获礼物数量多的主播赢得比拼。

“在直播平台上送礼物操作简单，加上氛围紧张，如果碰巧又比较喜欢这个主播，

人的情绪就会被调动起来，冲动消费，未成年人尤其难以控制住自己。”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观看网络直播的公司职员郭子晴说。

“争榜”。主播与粉丝的关系往往分为以下几个层级：在直播间互动、拉入微信粉丝群、主播关注粉丝、加微信、线下互动等，步步升值。“其实有点像游戏中的升级，粉丝用钱一步步接近喜欢的主播。”王旭说，“每一步，主播都会对刷礼物的粉丝作出热情回应，比较容易让人上瘾。”

惩罚。在网络直播PK中，输家接受惩罚，惩罚方式由赢方决定。郭子晴说，惩罚环节是粉丝打赏和点关注的另一个高峰期，所以惩罚方式不断翻新。

湖南省长沙市一家MCN（Multi-Channel Network，俗称网红经纪人）机构负责人贺龙表示，直播平台与主播个人或MCN机构将礼物收入按比例分成，一般是五五或四六分，定期变现。“主播努力，平台躺赢，所以平台是很鼓励主播想办法获得打赏的，从平台页面和规则设计就能看出来。”他说。

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教授认为，平台进行了成瘾式设计，原则是利益最大化，商业变现能力最大化，本质目的还是利用人性渴望成功和争强好胜的特点获利，和赌博的成瘾机制是一样的。

近年来，偷钱、借钱为主播刷出巨额礼物的案例屡见不鲜，有的一次花费几十万元，其中不乏未成年人。

乞讨化：假惨、审丑，剑指粉丝钱包

在一场抖音直播中，一位学生打扮的女主播突然在镜头前下跪磕头，“感谢哥哥们的礼物，我也没啥才艺，就给大家磕个头吧。”她说。在两个多小时的直播中，女主播频频下跪磕头，足足有20次，每次都将在直播氛围带入一个小高潮，同时也收获了大量礼物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在网络直播间，主播用假惨、审丑、央求甚至贬低等方式赚取礼物的现象并不鲜见。

假惨。抗癌、婚姻不幸、生活穷苦……网络直播平台上从来不缺乏悲惨故事，其中掺杂着不少卖假惨吸引粉丝解囊以获利的人。

审丑。在网络直播中，扮丑和说奇怪的话也能收获礼物。在抖音、快手等直播平台上拥有近百万粉丝的“放羊娃龙哥”是一位个头矮小、衣冠不整的青年，常年顶着一头凌乱的冲天髻。他在直播中的名场面是啃炊饼、挤眉弄眼和时不时抓乱头发、

弄乱衣服。类似的主播还有“郭老师”等。

据记者调查，网络直播中的PK惩罚环节出现了寄出“原味”内裤、剪内衣等打擦边球行为；剃光头、用马桶水洗脸刷牙等低俗趣味；重复大喊自己是废物、从搭档胯下钻过等侮辱行为。

王四新认为，网络直播中呈现出的乞讨化倾向会把社会倡导的正面价值引向反面，如果没有有效引导，将导致正常审美的异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混乱。如果其中涉及到没有独立价值判断的未成年人，危害则更为深远。